



世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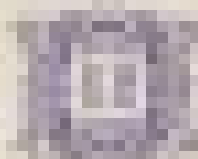
名著

高老头

〔法〕 巴尔扎克



吉林音像出版社
吉林大学出版社



高老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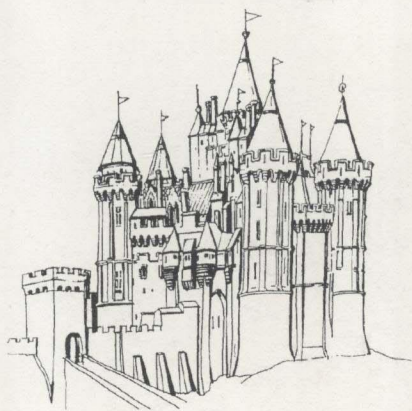
（法）巴尔扎克著

商务印书馆出版
（上海）

世界文学名著丛书

高老头

[法] 巴尔扎克 著



吉林音像出版社
吉林大学出版社

世界文学名著丛书（高老头）

责任编辑:王亦农

封面设计:顾与孟

出 版:吉林音像出版社 吉林大学出版社

(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:130021 电话:0431—5638766)

发 行:吉林音像出版社 吉林大学出版社

印 刷:武汉长江日报社印务公司

开 本:880×1230 1/32

印 张:161.5

字 数:3500 千字

版 次:2004 年 10 月第 1 版

印 次:200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:ISBN7—5601—2864—5/I • 168

全套定价:248.00 元

如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厂联系

目 录

高 老 头

一、平民公寓	1
二、初见世面	75
三、鬼上当	135
四、父亲的死	186



一、平民公寓

伏盖太太娘家姓孔弗朗，已经有了一把年纪，四十年来在巴黎开一家平民公寓。公寓位于拉丁区与圣马尔索区之间，坐落在圣热内维埃芙新街上。

这家公寓名叫伏盖公寓，客人无论男女老少，一概欢迎，风气端正，从没受过飞短流长的攻击。然而三十年间，却不曾见过年轻女客在这里住宿；青年男子非得家里给的生活费少之又少，才会住到这里来。话虽如此，一八一九年时，正当下面的悲剧开场的时候，这里倒真的住着个可怜的少女。伤感文学盛行的时代，悲剧一词泛滥成灾，敲击身心，以致无人真信，而在这里却不得不用。这并不是因为，从词语的真正含义上说，这个故事有什么悲剧成分，而是因为这部小说完成之后，*intra muros et extra* 的读者也许会掉几滴眼泪。这部作品能否为巴黎以外的人所理解？大可怀疑。

书中的实地采访和地方色彩比比皆是，其特色只有住在蒙马特和蒙鲁日这两处高地之间的人才能领略。

在这个闻名遐迩的地带，墙上的处处灰泥摇摇欲坠，地上一条条泥浆乌黑乌黑；到处是真苦难，假欢喜；人心是那么浮浅激昂，不知要有何等非同寻常的事件才能造成一时的感触。



然而，东零西碎的痛苦随处可见，因为善恶混杂而变得伟大而庄严：面对这些景象，连自私自利、惟利是图的人都不免停下脚步，动起恻隐之心；可是他们获得的印象转瞬即逝，就好比囫囵吞下的美果。文明之车，就像载着札格纳特偶像的神车一样，被一颗比较不易碾碎的心略微耽搁，阻住车轮，立刻把它压碎，又浩浩荡荡地继续前行。

你们读者也会这样，用白皙的手拿着这本书，埋在柔软的爱乐椅里自言自语说道，这一本大概可以让我消遣一下。看完高老头隐秘的伤心史之后，你们晚饭照样吃得很香，而把自己的无动于衷归咎于作者，说他言过其实，自作多情。哎，各位须知，这部悲剧并非杜撰，也不是小说。All is true，真实到每个人都能在自己身上，抑或在自己心里，发现其中的某些成分。

公寓的房子属于伏盖太太，位于圣热内维埃芙新街的下段；那地方的地面往下通向弓弩街，坡道很陡，难得见有马匹取道上下。恩谷医院和先贤祠之间那些小街，因而就格外宁静。这两座历史建筑投下一片黄黄的色调，改变了周围的气氛，圆圆的穹顶庄严肃穆，使下面的一切黯然失色。

这里路面干燥，沟里没有泥水淤积，沿着墙根长着杂草。行人到了这里都快快不乐，最乐观的人也概莫能外。一辆马车的声音都会造成轰动。房屋死气沉沉，墙壁散发出牢狱的气息。巴黎人若是走错路来到这里，目之所及，只能看见些公寓、学校，不是苦难便是烦恼，老年人苟延残喘，本应快活的年轻人也不得不埋头发奋。巴黎没有一个街区比这里更加阴森可怕，可以说，更加不为人知。

尤其是圣热内维埃芙新街，仿佛一个青铜边框，作这个故事的背景是再合适不过的了。

为了便于理解故事，多用一些灰暗的色调和沉闷的形象，实在也并不为过。这就如同游客参观地下墓穴，一级级走下

去，日光随之渐弱，向导的声音也变得空洞起来。这个比喻真是恰如其分。谁又说得清，心如古井和脑袋空空，究竟哪一样看上去更为可怕呢？

公寓正面对着小花园，因而房子与圣热内维埃芙新街成直角，在街上看得出房屋的进深。房屋与花园之间，沿着正墙有条微凹的碎石带，宽近两米；前面有一条平行的铺砂小径，两旁蓝白二色的大陶盆里，种着天竺葵、夹竹桃和石榴树。小径靠街的那头开一扇半大不小的门，上方有块牌子，写着：伏盖公寓，下面的字是：寄宿包饭，男女宾客，一概欢迎。白天是一道栅门，上面装有声音刺耳的门铃。

透过栅门，可以望见小径那头正对着街的墙上，画着个仿绿色大理石的神龛，那是本区画匠的手笔，里面立着一尊爱神像。喜欢联想的人见了那浑身斑驳的釉彩，说不定会看出一段巴黎艳事；这种毛病在离这儿不远的地方便可医治。

底座下方有铭文，模糊的字迹反映出当年人们情之所致制作神龛的年代，伏尔泰一七七七年荣归巴黎的年代。铭文是这样写的：

无论你是谁，这便是你的良师，
过去是，现在是，或者将来是。

夜幕降临的时候，一道板门便代替了栅门。园子的宽度正好等于房子正面的长度，两边各有一道墙：一道是街墙，另一道是与隔壁分开的界墙。旁边那所屋子爬满了常春藤，把屋子整个遮住了，在巴黎也算是一景，格外令行人瞩目。两面墙都被成排的果树和葡萄藤遮盖着，瘦小而蒙尘的果实，每年都要使伏盖太太大伤脑筋，而且成为她与房客聊天的话题。沿着两道墙各有一条狭窄的小径，通往一片椴树树荫。

伏盖太太虽然出身于孔弗朗家族，却总把椴树说成椴叶



树，客人们用词法来纠正她也无济于事。两条沿墙小径之间是一方洋蓟，两旁是修剪成纺锤形的果树，边上还有酸模、生菜、香芹。椴树树荫下有一张绿漆圆桌，桌边放了一圈椅子。每当炎夏，在热得可以孵出小鸡的日子里，喝得起咖啡的客人便到这里来品咖啡。

房子由方石砌成，正面有四层，上面还有阁楼；墙面刷的是那种难看的黄色，巴黎的房屋几乎都这样。每层有五扇窗，装着小块玻璃，百叶帘卷得高高低低，参差不一。侧面有两扇窗，楼下的都装有铁栅和铁网。房后是个宽约二十尺的院子，猪啊、鸡啊、兔啊混在一起相安无事；靠里有个棚子，堆放木柴。棚子和厨房窗户之间，吊着个食品柜，下面淌着洗碗池流出的油腻污水。院子有一扇临圣热内维埃芙新街的小门，厨娘从这里把屋里的垃圾清出去，用大量的水洗这块肮脏潮湿的地方，以免臭气难闻。

房子一楼的布局，自然是按开公寓的要求安排：第一间是客厅，从临街的两扇窗户采光，一个落地门窗供人出入。客厅与饭厅相通。饭厅和厨房之间隔着楼梯，梯级是木料和方砖做的，上了色擦得亮。

一眼望去，客厅的景象再凄凉没有，里面放几把扶手椅和普通椅，包着明暗条纹相间的马鬃布套；中间摆一张灰底白纹大理石面圆桌，上面放一套白瓷杯子，杯子上的金线已经模糊不清，这种杯子今天还到处可以看到。

房里的地板铺得很糟，护墙板有半人高；墙壁的其余部分，糊的是上了清漆的壁纸，壁纸上画着《忒勒玛科斯历险记》里的几个主要场景，经典人物是彩绘的。装了铁栅的两个窗户之间的部位，有一幅画映入客人的眼帘，那是女仙卡吕普索宴请乌利西斯的儿子。

四十年来，这幅画老是引得年轻客人开玩笑，他们自认身份高于现实处境，而调侃因囊中羞涩而不得不将就的饭食。石

砌的壁炉，炉膛里总是干干净净，说明只在重大节日才生火。壁炉上摆一对花瓶，插满了纸花，纸花因年久而显陈旧，还用罩子罩着；当中放一个极为难看的灰蓝色大理石座钟。这间屋子有股说不出的气味，也许该称之为公寓气味吧。那是闷味、霉味、哈喇味；叫人冷飕飕的，吸到鼻子里湿漉漉的，直往衣服里钻。那是屋里刚吃过饭的气味，杯盘酒菜的气味，济贫院的气味。

老少客人呼出的伤风气息，以及各自的特殊气味，若能设法检测其中令人作呕的成分，也许这气味还能形容。哦！尽管俗不可耐，但与毗连的饭厅相比，您会觉得，这客厅还算高雅、芬芳了，一如贵妇的小沙龙呢。饭厅整个装着护墙板，原来的漆色如今已难以辨认，上面的污垢层层叠叠，构成一幅幅狰狞怪异的图案。

靠墙有几个黏糊糊的餐橱，橱上摆着几个缺了口的玻璃水瓶，暗淡无光；还有几个镀锡花纹铁皮圆垫，几摞图尔奈出产的蓝边厚瓷盘子。角落里有个小柜子，分成许多标着号码的格子，用以存放每个客人的餐巾，餐巾上不是污迹点点，就是酒痕片片。

这里还有一些用不坏的家什，没处摆放而扔在这里，仿佛文明的残片留在了痼疾收容院。你会看到一个晴雨表，每逢下雨就出来一个修士；还有几幅倒人胃口的劣质版画，镶在黑漆描金的木框里；一个嵌铜的玳瑁挂钟；一个绿色炉子；几盏灰油积垢的油灯；一张长桌，上面铺着漆布，油腻之厚，足够无聊食客用手指在上面刻画自己的姓名；几把缺胳膊断腿的椅子；几块破旧的擦鞋垫，散了的草辫若即若离；破破烂烂的脚炉，孔眼豁了，铰链脱了，木架子像炭一样焦黑。这些家什不是陈旧、裂缝、朽烂、摇晃、虫蛀，就是缺这少那，不堪使用，摇摇欲坠；若要一一说明，非得还要描写一番，那样拖泥带水，势必会影响故事的趣味，恐非性急的人所能原谅。红色方砖地



因摩擦和上色，到处是一条条凹痕。总之，这儿毫无诗意，一派贫困，一种锱铢必较的，浓重的，破败的贫困，即使还没有污泥浊水，但已是秽迹斑斑，虽说还不至于千疮百孔，支离破碎，但离腐朽崩溃也为时不远了。

早上将近七点，是这间屋子最辉煌的时刻；伏盖太太的猫赶在主人之前，首先出现，它跳上餐橱，把好几碗盖着碟子的牛奶闻嗅一番，然后呼噜呼噜地做它的早课。不久寡妇露面了，做作地戴着罗纱软帽，帽子下面露出一圈没戴好的假发，懒洋洋地吸拉着一双愁眉苦脸的拖鞋。

老不老少不少的胖脸，中央突出一个鹰钩鼻子，一双肉乎乎的小手，身材富态得像教堂里的老鼠，胸前膨亨饱满，颤颤巍巍，这一切与这间屋子倒很相宜，这里渗透出落魄失意，隐伏着算计投机；伏盖太太呼吸着屋里暖烘烘的臭味，一点都不觉得难受。她的脸像秋季初霜般清新，有皱纹的眼睛，表情可以从舞女般的笑容，一变而为债主的横眉冷对。总之，她整个人足以说明公寓的内涵，一如公寓可以暗示她这个人。监狱少了牢头不成其为监狱，诸位也难以想象有此而无彼。这矮个妇人肥胖而苍白的身躯正是这种生活的产物，如同伤寒是医院气息的结果一样。

她的毛织衬裙比罩裙还长，罩裙是旧连衣裙改制的，棉絮从开裂的布缝里绽出，可说是客厅、饭厅和小园的缩影，同时也揭示了厨房的概貌和客人的品位。她一出场，舞台也就齐全了。

伏盖太太年约半百，跟所有历经坎坷的女人一样。她目光无神，假惺惺的模样就像个老鸨，为了高价可以争个面红耳赤，随时准备不择手段占便宜，如果还有什么乔治或皮什格吕可以出卖，她是决计要出卖的。

然而，她其实是个好人，客人们如是说；他们听见她跟他们一样唉声叹气，咳嗽不已，便以为她真是个穷人。伏盖先生

当初是个什么样的人？她从不谈起。他是怎么破产的呢？她总是回答说，倒霉呗。她男人对她不好，只留给她一双眼睛好落泪，这所房子好过活，还有就是不必同情任何不幸的权利，因为她说，她什么苦都受尽了。胖子厨娘西尔维听见女主人急促的碎步，便赶紧给房客们开饭。

不在公寓住宿的客人，一般只包每月三十法郎的一顿晚餐。本书故事开始的时代，住宿客人共有七位。整座房子最好的两套房间在二楼。

伏盖太太住较小的一套；另一套归孀居的库蒂尔太太，她的先夫是法兰西共和国的一名军需官。她带了个年轻少女，名叫维多琳·泰伊番；库蒂尔太太待她就如母亲一般。这两位女客的膳宿费每年达一千八百法郎。三楼的两套房间，其中一套住着个老头，名叫波阿莱；另一套住着个四十岁左右的男子，头戴黑色假发，染着大鬓脚，自称以前做过批发生意，叫做伏脱冷先生。

四楼有四个房间，两间已经租出，老姑娘米旭诺住了一间；从前加工面条和淀粉，大家叫做高老头的，住了另外一间。其余两间用于租给候鸟一样的短期客人，租给那些潦倒的大学生，这些人像高老头和米旭诺小姐一样，每月连吃带住只能交四十五法郎。

可是伏盖太太不大欢迎这种人，除非没有办法才让他们入住，因为他们面包吃得太多。那时候，这两个房间中的一个，住着一个年轻人，他是从昂古莱姆附近到巴黎来学法律的，老家人口众多，格外省吃俭用，才每年给他寄一千二百法郎。他名叫欧也纳·德·拉斯蒂涅，是那种因贫寒而不得不用功的青年，从小就明白父母对自己的期望，已经在盘算凭着学问，在那里打点美妙的前程，而且使学业迎合社会未来的动向，以便捷足先登，榨取社会。如果没有他好奇的观察，没有他出入巴黎各处沙龙的高超本领，这个故事就会缺乏真实的色彩，也



许这要归功于他有敏锐的头脑，归功于他有探索的欲望，一定要看透一出惨剧的个中原委；而这惨剧，是制造的人和身受的人一致讳莫如深的。

四楼以上有晾衣物的顶楼，还有两个小间，分别住着干粗活的伙计克里斯托夫和胖子厨娘西尔维。除了七位住宿客人，伏盖太太不管年景好坏，还有八个法科、医科的大学生，以及两三个住在附近的熟客，他们都只包晚餐。

饭厅开晚餐时，坐到十八个人，最多可以坐下二十来人。但上午只有七位房客，吃午饭时聚在一起的情景，颇像一家子。人人都趿着拖鞋下楼，私下议论包饭客人的衣着、神态和隔夜的事情，他们之间说话毫无顾忌。这七位房客是伏盖太太的宠儿，她依据每人交纳膳宿费的数额，对各人定下待遇和尊敬的分寸，像天文学家一般不差毫厘。这些萍水相逢的人，心里都有同样的考量。三楼的两位房客每月只交七十二法郎。这样便宜的价钱，库蒂尔太太是惟一的例外，只能在圣马塞尔区修道院和收容院之间的那个地段才能找到。价钱便宜说明这些房客大概明里暗里都受着穷困的压迫。所以，房子内部寒酸的样子，也反映在常客们的褴褛衣衫上。男人穿的礼服已经说不出是什么颜色，鞋子像是富人区被人扔在墙角的，衬衣快磨破了，衣服有名无实。

女人穿着黯淡陈旧、染过却又褪色的连衣裙，旧花边后来补过，手套用得发亮，绉领发黄，头巾的经纬已经稀松。衣服虽是如此，人却差不多个个都很结实健壮，抵御过人生的暴风骤雨；面孔冷峻，就像不再流通的钱币一般模糊。嘴唇干瘪，却长着贪婪的牙齿。公寓的这些客人使人想起已经演过或正在演出的戏剧，并非那种脚灯前、布景间演出的戏剧，而是活生生的，虽然没有声音，冷冰冰的，但却把人心搅得发热，连续不断的戏剧。

老小姐米旭诺，疲惫的眼睛上面戴着个绿色塔夫绸遮阳

罩，用黄铜丝箍着，脏兮兮的，准会叫怜悯天使吓一大跳。穗子零零落落像眼泪一般的披肩，似乎盖着一副枯骨，隐藏在内的形体是那么嶙峋。

究竟是什么使这个女人形销骨立的呢？她当年一定漂亮风韵过。是荒唐、忧伤，还是贪婪？是情网陷得太深，兜售过脂粉服饰，还是仅仅当过烟花女？难道她年轻时春风得意，所向披靡，享尽欢乐，以致老来遭报，路人惟恐避之不及？她目光凝滞，看得人发冷，面容憔悴狰狞。她说话声音很尖，仿佛冬天将临时，灌木丛中的蝉鸣。她自称伺候过一个患膀胱炎的老人，被儿女们以为山穷水尽而遗弃。老人给她留下了一千法郎的终身年金；每隔一段时间，继承人便为此跟她吵闹，说她坏话。尽管情欲摧残了她的面容，但肌肤还有某些白皙细嫩的痕迹，足见她身上还残留一些美的踪影。

波阿莱先生简直是一架机器。他沿着植物园小径走着，像一个逐渐伸长的灰色幽灵；头上戴一顶无精打采的旧鸭舌帽，手上好不容易才拿住象牙柄已经发黄的手杖，外套早已褪色，衣摆一掀一掀，露出几乎空荡荡的裤子；套着蓝色长袜的两腿哆哆嗦嗦，像个醉鬼；上身露出肮脏的白色坎肩；皱缩的粗布襟饰，跟系在他火鸡般脖子上的领带不太相称。看见他这副模样，许多人都纳闷，这个皮影戏似的怪物，与意大利大街上翩翩而行的雅弗子孙，是否同属血气方刚的种族。到底是什么工作使他干瘪成这副模样？是什么样的情欲使他那张葱头脸变成茶褐色？那张脸画成漫画，简直不像真的。他当过什么差？说不定做过司法部的职员，在办公室管过刽子手送来的账单、物料单，单子上的东西有处决犯上杀人者所用的黑纱、垫囚笼用的锯末、挂大刀的绳子。也许他当过屠宰场入口的收税员，要么当过管卫生的副督察。总之，这个人似乎曾是我们这个社会大磨坊里的一头驴，是一个巴黎拉东，虽然火中取栗，却不知谁是坐享其成的贝特朗；也好像是公众的不幸或劣



迹赖以转动的某个枢纽。总之，他是这样一种人，我们见了会说：毕竟这样的人也不能没有。他们被精神和肉体的痛苦折磨得面如死灰，巴黎上流社会却一无所知。巴黎实在是一片汪洋大海，你即使投下探海锤，也永远测不出它到底有多深。你去探索去描写好了。不管你如何用心去探索去描写，不管海洋探险者如何众多，如何热心，这片海洋总还有人迹未至的地方、不为人知的洞穴，总还有花朵珍珠、妖魔鬼怪，某些文学潜水员闻所未闻、忘却忽略的东西。伏盖公寓便是这千奇百怪中的一怪。

在这群房客和包饭客人中间，有两张面孔显得格外与众不同。维多琳·泰伊番小姐皮肤苍白，显着病态，像患上萎黄病的少女；整天愁眉不展、举止局促、孤苦伶仃的样子，与这里整个愁苦的画面基调十分相称。虽然如此，她的脸毕竟不老，动作和声音还是轻快的。

不幸的少女仿佛一株刚移栽的小树，由于水土不服，叶片已经萎黄了。她的脸微泛红色，头发是褐黄色，身材格外苗条，透出现代诗人在中世纪小雕像身上所发现的那种秀美。她的眼睛灰里带黑，流露出基督徒般的温和与随顺。朴素而经济的衣着，勾勒出年轻的体态。

她美就美在匀称。若领略了幸福，她一定十分动人：幸福本是女人的诗，一如服饰是她们的脂粉。如果舞会的欢乐使这张苍白的脸庞映上粉红的色调，如果讲究而舒适的生活使她那已经微微凹陷的面颊丰满起来，泛起红晕，如果爱情使这双忧郁的眼睛重放光彩，维多琳大可与最美丽的姑娘们比个高低。她只缺少令女人再现青春的东西：衣衫和情书。她的故事足可以写一本书。她父亲认为有理由不认她这个女儿，不愿把她留在身边，每年只给她六百法郎；还在财产上做手脚，好全部传给儿子。维多琳的母亲投奔远房亲戚库蒂尔太太，后来绝望地死在那里。库蒂尔太太把孤儿视同己出，抚养长

大。可惜，这位共和国军需官的遗孀，除了亡夫的那点预赠财产和抚恤金之外一无所有；说不定有朝一日会撒下这个不谙世事、一文不名的可怜姑娘，任由社会去摆布。好心的女人每星期天都带维多琳去望弥撒，每半个月去做一次忏悔，看她能否成为一个虔诚的姑娘。

她的考虑是对的。有了宗教感情，这个弃女将来也能有一条出路。她爱她的父亲，每年都到父亲那里，带去母亲对他的宽恕；但每年都吃无情父亲的闭门羹。能够居间斡旋的只有她的兄长，而当哥哥的四年里一次也没来看她，也不给她任何帮助。她祈求上帝让父亲开眼，让兄长软心；对他们非但没有怨言，反而为他们祈祷。库蒂尔太太和伏盖太太只恨词典上骂人的词语太少，不够形容这种野蛮行径。她们咒骂这个混账的百万富翁时，维多琳便喃喃细语，仿佛一只受伤的野鸽，痛苦的呻吟中还吐露出爱心。

欧也纳·德·拉斯蒂涅长着一张典型的南方人面孔，白皮肤，黑头发，蓝眼睛。风度举止、惯有姿势都显出是贵族人家子弟；从小学的就是高雅的传统习惯。他爱惜衣服，平日穿的都是隔年的旧衣，但有时出门也能穿得像个翩翩青年。他日常则穿一件旧外套、粗坎肩，蹩脚的黑色旧领带系得马马虎虎，像一般大学生一样；长裤也跟上装差不多，靴子已经换过掌。

在这两个人物和其他人之间，有一个过渡的角色，那就是年届四十，鬓脚染过的伏脱冷。他属于谁见了都会说声：“好家伙！”的那种人；肩宽胸健，肌肉突起，方方的手十分厚实，指节上长着火红色的浓毛，很是显眼。他的脸过早地爬上了皱纹，看上去有点冷峻，但待人接物却又随和平易。他的中低音嗓子，跟他快快活活的性格非常合拍，一点也不讨厌。他乐于助人，嘻嘻哈哈。如果有什么锁坏了，他会立刻拆下来，鼓捣好，上点油，锉一锉，再装上，一边说：“这我内行。”而且，他什么都懂，举凡船舶、大海、法国、外国、生意、人物、时事、法



律、旅馆和监狱，无所不知。要是有人苦经叹多了，他赶紧出手帮忙。他曾好几次借钱给伏盖太太和几位房客，但借他钱的人宁死也不赖他的账，因为尽管他外表像个好好先生，可是目光却深邃而坚毅，令人望而生畏。从他吐口水的架势，看得出他沉着镇静，若要跳出困境，一定会铤而走险。他的目光像威严的法官，似乎能看透所有悬疑、所有思想、所有感情。他习惯午饭后出门，回来吃晚饭，整个晚间都在外面，深更半夜才回来，用伏盖太太给他的万能钥匙开门。只有他才享受这种优待。而且，他跟寡妇相处得非常好，搂着她的腰喊她妈妈，这种奉承也实在让人费解！那女人以为这只是举手之劳，殊不知只有伏脱冷才有那么长的胳膊，搂得住她粗大的腰围。他还有一个特点，就是很阔绰地每月交十五法郎，好在饭后能喝上一杯兑酒咖啡。那班青年人固然卷在巴黎生活的漩涡里忘乎所以，那班老年人也固然事不关己无动于衷，但即便不像他们那么肤浅的人，也不会注意到伏脱冷形迹可疑。周围别人的事，他都知道或者猜到；而他自己在想什么干什么，却没有一个人看得透。他明里与人为善，总是客客气气，乐天快活，暗里却把这些当做一道藩篱，隔在自己和他人之间；虽然如此，却不时流露他城府极深。他往往会冒出一句尤维纳利斯式的俏皮话，似乎热衷于嘲弄法律，鞭挞上流社会，指责它自相矛盾，使人感觉到他对社会现状怀有仇恨，心底里小心翼翼地藏着什么秘密事儿。

这个四十来岁的中年人，还有那个年轻的大学生，一个精力充沛，一个长得俊美；泰伊番小姐也许无意间受到二者吸引，她暗中偷窥的目光和私下的念头，总离不了这两个人。可是这两位，好像谁心里都没有她，尽管说不定哪天，她会时来运转，一变而为富有的婚姻对象。再说，这些人谁也不会费神去弄清旁人所诉的苦是真还是假。他们彼此无动于衷，而且出于各自不同的处境，互不信任。他们知道无力减轻对方的痛